

逢星期日出版

稿 例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

帶不走的那份沉重

——紀念愛倫堡誕辰 120 周年

彭 齡 章 誼

蘇聯著名作家愛倫堡 1891 年 1 月 14 日出生於基輔一個猶太家庭。今年適逢他誕辰 120 周年。

前些天與友人談及有關外國人名的譯法，忽然聯想到愛倫堡。因為父親（編者按：著名翻譯家曹靖華）曾寫過一篇短文《譯海細浪》，談的就是有關愛倫堡姓氏的譯法。他最早接觸與翻譯愛倫堡的作品，是在 1925 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前夕，他受李大釗派遣，到開封國民第二軍擔任蘇軍顧問團翻譯，在那裡結識了蘇聯人瓦西里耶夫（中文名王希禮）。兩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一個懂俄文，一個會漢語，又都喜好文學，很快便熟識起來，工作之餘常在一起暢談人生、理想。王希禮希望通過中國文學了解中國社會，父親送他魯迅先生的《吶喊》，建議他先讀讀《阿 Q 正傳》，王希禮回贈一本蘇聯短篇小說集《十三隻煙斗》。王希禮看完《阿 Q 正傳》，對魯迅推崇備至，決心將它譯成俄文。然而文中諸如紹興民間賭博用的「天門」、「角回」等術語如何譯，父親也無能為力，他們只好寫信向魯迅求救。魯迅不僅一一做了解答，並應王希禮懇求為俄譯本寫了序與自傳，還特意去照相館拍了作者像。父親與王希禮這兩個異國青年自己也未曾想到，他們在中國大革命前夕戰馬控轡中的這次相遇，竟使魯迅和他的《阿 Q 正傳》衝破了中國沉沉暗夜和封建軍閥的嚴密封鎖，迅即傳播到蘇聯與歐洲。父親與魯迅密切聯繫，也是自那時開始並延續下去的。

就在協助王希禮翻譯《阿 Q 正傳》的同時，父親也讀完了王希禮送他的小說集，集中共有 13 個短篇，每篇都與煙斗有關。其中寫得最好的，是愛倫堡的《康穆納爾的煙斗》，父親便抽空將它譯成中文。這是愛倫堡的作品最早介紹到中國的一篇，也是父親翻譯生涯中翻譯的第一篇小說，在這之前他譯的都是劇作，如契訶夫的《蠢貨》、《三姊妹》等。但當時瞬息萬變的局勢卻使他無暇他顧：國民第二軍軍長病故，繼任者相互傾軋，給軍閥吳佩孚可乘之機，1926 年春吳佩孚相繼攻佔開封、鄭州後，顧問團被迫撤離，父親也於兵荒馬亂中返回北平。此時北伐在即，李大釗指派父親趕往廣州，擔任北伐軍總顧問加倫將軍的翻譯。北伐開始後，他隨北伐軍一路征戰：長沙、岳陽、武漢……就在北伐軍節節勝利，農工運動蓬勃開展之際，帝國主義為維護其在華利益，也加緊與右翼勢力勾結，1927 年 4 月 12 日和 7 月 15 日，蔣介石、汪精衛先後在上海、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民衆，葬送了北伐的大好形勢。父親在中共的安排下，衝開反革命的刀光劍影，再赴蘇聯。先後在中山大學與列寧格勒大學任教，並通過「末名社」同仁與魯迅保持着聯繫。他授課之餘，也繼續從事蘇俄文學翻譯工作，最初寄回國內的一批譯稿中，就包括了在開封譯的愛倫堡的那篇文稿。

當魯迅看過「末名社」轉去的《康穆納爾的煙斗》的譯稿後，回信說：「我以為很好，應立即出版，中國正缺少這一類書。」同時又指出：「有幾個名詞似有礙，不知在京印無妨否？倘改去，又失了精神。」魯迅說的「幾個名詞」，主要指「康穆納爾」，意即「公社社員」。愛倫堡中學時受 1905 年俄國第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影響，參加學生運動遭沙皇政府逮捕，那時年僅 17 歲。他說他是「從監獄裡領到了一個人成熟的畢業證書」。出獄後隻身流亡巴黎，參加法共組織的集會與活動，熟識巴黎公社。這篇小說即是描寫巴黎公社社員的。在當時國內白色恐怖下，文網如織，「禁錮得比罐頭還要嚴密」，類似「馬克思」、「蘇聯」、「公社社員」這類詞都是「犯忌」的。儘管「倘改去，又失了精神」，也總比被查禁不能與讀者見面要好。為避免「麻煩」，「末名社」同仁反覆斟酌，最後選定了一個不帶「危險色彩」的很土的字眼「煙袋」，於 1928 年 12 月出版。然而後來，「末名社」遭特務機關查封時，恰由於有部分《煙袋》存書，被當作「罪證」而惹過「麻煩」。這是父親和「末名社」同仁始料未及的……1936 年魯迅為父親編《蘇聯作家七人集》時，曾將《煙袋》收入，送審時卻被「抽出」。直到 1945 年父親將它收進短篇小說集《死敵》，並恢復了原名《康穆納爾

的煙斗》，卻倖倖躲過了檢查，得以在各地流傳。在太行山游擊區，還專門將它與《不走正路的安得倫》、《第四十一》等用鋼版刻印成小冊子，供幹部、戰士傳閱，成為他們的精神食糧。

對於外國人名譯法，父親在《關於翻譯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曾說過：「外國人名往往較長，中國讀者、尤其是工農讀者很感不便。因此，外語人名中可有可無，似有似無的音，可適當緊縮，只譯出清楚而響亮的音節。萬不可無中生有，將原來沒有那麼長的音，強把它拉長……總之，譯者心目中應時刻有讀者。至於具體辦法不外乎意譯、音譯、半意譯半音譯，可以靈活運用，根據不同場合妥善處理。」他在那篇文章中沒有舉例說明，而愛倫堡這個姓氏的譯法，卻是「半音譯半意譯」，靈活運用的實例。在父親選用「愛倫堡」這個譯法之前，也曾有過「愛倫布爾格」之類的譯法。父親在《譯海細浪》中說：這「比起京滬鐵路來，沒有那麼長，畢竟有點繁瑣，能縮短時還是盡可能縮短吧」。他想愛倫堡這個姓氏的字尾，來自德語的「布爾格」，意為「城堡」。它與人名聯在一起，多用於地名，如德國的漢堡、紐倫堡、俄羅斯的彼得堡等。而愛倫堡卻是人名，也能這樣用嗎？父親回答說：「倘熱衷於繁瑣哲學，凡事愛打破沙鍋問到底的人，那只好讓他到黃泉去問作者（愛倫堡）吧。」

看來，「熱衷於繁瑣哲學」的人並不多，迄今為止，愛倫堡所有著作的中譯本，譯名都是愛倫堡。

愛倫堡全名伊里亞·愛倫堡，伊里亞是他的名字。但他署名時，卻往往在名與姓中間加上「洛赫馬蒂」一詞，意為「頭髮蓬亂的」。據說那還是他早年流亡巴黎期間，應邀去列寧往處作客時，由於他不修邊幅，常常是手握煙斗，一頭亂髮，滿面滄桑，列寧隨口說的一句玩笑話。他覺得很切合自己，署名時也常將它加進去。而這「一頭亂髮，滿面滄桑」，似乎從那時起便是大家與愛倫堡一致認可的他的「招牌形象」，就連他的墓碑上鐫刻的肖像，也是當年法國著名畫家畢加索為他畫的這樣一幅速寫，凸顯出他亦狂亦癡，剛直耿介的性格。

愛倫堡不僅是著名作家，也是著名的國際社會活動家和保衛世界和平運動的戰士。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作為記者，日夜奔波在德、法及歐洲前線，寫下大量揭露帝國主義戰爭殘酷與破壞的通訊報道。西班牙內戰時，他又以記者身份，深入前線，接連出版了《我的巴黎》、《西班牙》等通訊與特寫，為動員世界人民支援西班牙人民正義事業起了積極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他始終戰鬥在最前線，為各報刊與廣播電台寫出的通訊報道，後來彙集成厚厚的三大卷的《戰爭》。二次大戰前後，他先後創作了《巴黎的陷落》、《暴風雨》、《九級浪》等長篇，前兩部獲得斯大林文學獎，也奠定了他在蘇聯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由於他曾長期旅居國外，並以記者與作家身份，和衆多國際和平友好人士一起，參與重大國際事務，曾當選為世界和平理事會副主席，並榮膺列寧國際和平獎章。他文筆犀利，剛正不阿。二戰中，他毫不留情地抨擊德國法西斯，令希特勒對他恨之入骨，曾揚言：攻下莫斯科，先絞死愛倫堡。對權勢，他敢於直面，絕不阿諛奉迎。二戰前夕，他在法、德所見所聞，深感希特勒正磨刀霍霍，而蘇聯當局卻還沉浸在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後的虛假太平中。他憂心忡忡，上書莫斯科，莫洛托夫讓秘書見他，秘書對他的陳述心不在焉。他問：「難道您對我講的不感興趣？」秘書苦笑說：「我個人很感興趣，可您要知道，我們實行的的是另一種政策。」他認為蘇聯戰爭初期的失利主要由於斯大林的輕信與固執，而不是當局強調的德國「背信棄義」，他認為同法西斯根本就沒有信義可言。二戰結束前，當蘇聯紅軍攻佔柏林後，他沒有像其他作家那樣，為勝利歡欣若狂。他在《勝利》一詩中說：「我曾經等待情人那樣等候她／我曾經了解自己一樣了解她／我曾在鮮血、泥濘、悲傷中呼喚她／到時候了——戰爭結束了／我向家中走去，她迎面而來／然而，我們卻互不相識了……」只有與蘇聯人民、戰士們一起，在「鮮血、泥濘、悲傷」中等候過，期盼過，呼喚過，「像了解自己一樣了解她」的人，才會用如此沉重的筆觸來書寫勝利吧？

儘管他對斯大林「長期信任他，也怕他」，但他直言不諱地說：「我不喜歡斯大林」，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更其不滿。他晚年的著述《重讀契訶夫》、《法蘭西札記》中，批評蘇聯文藝領導部門不尊重藝術規律，粗暴地用行政手段干預作家們的創作。用語直白、犀利，是同期作家中少有的。1954 至 1956 年創作的中篇小說《解凍》，更較早地集中揭示了行政部門的弊端，被認為是「解凍時期」的開始。而他晚年用 5 年時間撰寫的 6 卷本長達 200 萬字字的長篇回憶錄《人、歲月、生活》，更是他波瀾狂闊的一生真實、客觀的寫照。用他自己的話說：「它與其說是一部編年史，倒不如說是一部自白書更為恰當」。它除了記述他一生所經歷的歐洲與蘇聯重大事件，所接觸的各國與蘇聯作家、藝術家、社會活動家及政要，真實、直率地闡述了他的觀點，也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史料。曾引起巨大反響。

愛倫堡曾經說過：「誰記得一切，誰就感到沉重。」他於 1965 年完成了《人、歲月、生活》這部分量最重的回憶錄，兩年之後——1967 年 8 月 31 日，病逝莫斯科。

愛倫堡走了，他把帶不走的那份沉重，留給後人去思考。



▲愛倫堡部分譯為中文的著作

索洛古勃①

（俄羅斯）伊里亞·愛倫堡

在讀過索洛古勃的詩作前，我不是把他想像成一個神秘的印度苦行僧，便是看作為一個中了邪的歇斯底里的女人。第一次見到他，不免有些失望。事情發生在巴黎，索洛古勃在講課。一個備受尊敬的老紳士坐在桌子後邊，蓄一把細心修剪過的鬍子，戴着夾鼻眼鏡。他不疾不徐、慢條斯理給醫學院學生和年輕的「崩得分子」①講課：其中有阿利東莎和格爾齊涅婭。一切都很平常，但晚課結束前，索洛古勃偶爾瞟了我一眼，我打他的眼光裡看到了一絲神秘和不快的笑意。我頓時渾身不自在。噢，這一刻他對於我不再是苦行僧，而是一個冷酷地追求新生活的中學教師。我可不是預備班學生。他突然說：「伊里亞·愛倫堡，給我們談談阿利東莎和杜爾齊涅婭的區別。」我默無一語；而他在工整地寫上一個無可指責的「一分」之前，將久久和愉快地摩挲著手掌。我記得另一個晚會，莫斯科二十年代的冬天。某些非常熱心和天真的馬克思主義者對索洛古勃忿忿不平——怎麼？在我們集體主義的世紀，他居然是一個身無分文的渺小的個人主義者。索洛古勃不去爭論，他完全同意——當然，當然。然而，作為模範的中學副校長，他怎麼不去訓導這些永遠的二年級學生呢？索洛古勃悄悄地笑了，作為答辭他作了一個小報告，集體係由個體組成，而不是零，如果拿他，費奧多爾·庫茲米奇，加上另外四個費奧多爾·庫茲米奇，就是五個。如果拿批評家——就啥也得不到，因為 0+0=0。這決不是辯

論，僅僅是算術課而已。我有一點不相信費奧多爾·庫茲米奇。我怕他比一個普通教師知道得更多，只是不願意讓我們不快樂。

我聽著，並等候一句極小的附言：「呀，順便說一句，1+1 不等於 2，只等於 0，完全是 0，0，0……」

索洛古勃緩慢持重、有板有眼地朗誦著詩句，彷彿把單詞分置於一個個小盒子中。用同樣的方式朗讀搖籃曲和高亢的頌歌，溫柔的輓曲和對醜評的懶洋洋的哀求。他剛剛頌揚過「自己魔鬼的父親」，眼下撫摩著紅嘟嘟的嬰兒，大概很快就會把處女的身體拴在環裡，好更方便地蹂躪它。而話語——不全是上帝的話語嗎？——它們工工整整地置放於盒子裡，費奧多爾·庫茲米奇不想欺負任何人。

索洛古勃能寫關於俄羅斯水路運輸的糟糕狀況的小文章，譬如說，寫得規規矩矩。在遭受折磨之前寫的某一首詩裡，他記錄到——「必領門上窗和門，以防愚蠢的鄰居偷窺咱們。」索洛古勃自己總是細心地關好護窗板，好奇的行人欲往裡張望只落個無功而還。有這樣的住宅——帷幔遮窗，大門緊閉——恬靜，幸福，在這個寧靜的世界裡只有心靈才感受到某種不祥。

索洛古勃的詞彙貧乏，他的詩裡幾乎沒有形象，只有簡短的假設定語，奇妙的公式。他尤其頻繁地使用抽象的詞彙。但他喜歡用貧乏的詞彙去談論世俗的情慾，談論除自己之外就無人喜歡的土地，

談論少女在晨露中的光腳丫。也許，在骯髒的土地上潔白的光腳丫，也許，只有光腳丫接觸到的土地，才會令他深受感動。看過伊莎多拉③的舞蹈後，這位備受尊敬和傲慢的紳士不但不會莞爾一笑，反而淌下異常感動的甜蜜之淚。

索洛古勃通諳詩歌的最高秘密——音樂。不是巴爾蒙特式的音樂，而是韻律的顫動。

這就是為啥有時在他臉上掠過的不是冷笑，不是，——而是欣喜的微笑，彷彿聆聽到遠方的聲息。他像蘆葦似的軟軟晃動，像看門狗般吠叫，像頭上快長出角的小鬼般哭泣。如果在鄉下，人們會讓他取代巫師面對的受愛人的母鹿，我相信，他有祛除鬼神的能耐，因為要做到這一點，不需要研究阿格里帕·涅斯特蓋姆斯基④，有詩人高度的才華就足夠了。

索洛古勃不識熱情為何物，他只知道快感。所以他的詩作是如此徐緩。它們猶如中午南方懶洋洋的海浪，一行接一行地滑動著，不慌不忙，延宕著歡樂，用無精打采的腳韻去接吻。

當我們看到一個深諳美食之味的人在吃臭雞蛋，我們不會說雞蛋臭烘烘，而只是說那人有點怪。看到吞食甲蟲和蜘蛛的野人生番，我們甚至不屑置一詞，而是為他們這樣做——避之則吉。

在讀過他關於佔領柏林的愛國詩章或者知道他比所有俄國詩人更喜歡伊戈爾·謝爾爾亞寧⑤之後，誰還會指責索洛古勃的趣味不夠成熟呢？

在索洛古勃之前，浪漫主義和鄙俗行為是兩個迴不相伴的概念。霍夫曼⑥是一回事，斯維德里蓋洛夫和落在小牛肉上的蒼蠅是另一回事。在索洛古勃看來，鄙俗行為是不同尋常和神秘的，而秘密被蒼蠅屎給弄髒了。要知道，並非一切都是天上的電

子或者水下的吉捷日⑦。沼澤隱藏著許多奇珍，但裡面也長有毒花，周圍多的是妖孽，水散發著霉味，總而言之，無非是沼澤而已。對索洛古勃的爭論可以歸結為，一些人從中只看見小鬼和誘人的毋忘我，另一些人只看見水藻和水蜘蛛。但即使在堅實的土壤上也難以劃出界線，何況在索洛古勃的領地上，無論怎樣評價它們，誠然都在慢吞吞地折磨著旅行者。

讀索洛古勃有如服食麻醉劑，似乎不是讀詩，而是在抽鴉片煙槍。所有物體的體積空前地膨脹，但都失卻了實物和力量。物體的世界成了概念的世界，韻律的波浪淹沒了天下。淺藍色的水霧悄無聲息。這就是索洛古勃本人。我既不會看見夾鼻眼鏡，也看不見大鬍子，只看見十分誘人和十分茫然的眼睛。他坐在圈椅裡，雙手交叉在肚子上，似乎不是他的記者所尊稱的「年高德劭的詩人」，而是一尊大佛，從他背心衣兜裡的表到周圍死寂凝固的大地這樣死寂和永遠疲乏不堪的世界的全部運動都已止息。

①費奧多爾·庫茲米奇·索洛古勃（1863-1927）俄國象徵派詩人、小說家。
②崩得分子，俄國二十世紀初的反猶團體。
③伊莎多拉·鄧肯，美國現代舞蹈的創始者。
④涅斯特蓋姆斯基（1486-1535）俄國神秘主義哲學家。
⑤謝爾爾亞寧（1887-1941）俄國詩人。
⑥霍夫曼（1766-1822）德國浪漫主義作家。
⑦吉捷日，俄國傳說中的城市，為大水所淹。

（陳瑛璇譯）

《冰糖葫蘆》



□劉心武

社區的老年大學開張八年了，他退休後已經上過書法班和繪畫班，如今在家裡揮毫，號稱是自修完碩士、博士進入博士後階段，但是聽說老年大學要開個識字班，不由得又去從頭學起。

那個識字班，招生廣告很有意思，是把頭幾天的報紙頭版貼出來，把幾條新聞裡的詞語劃上紅線，問怎麼讀，什麼意思？他只看了「三審定讞」一個詞語，就決定報名進班。說起來他有大學本科文憑，當過幾十年的工程師，但直到現在，還是搞不清「定讞」究竟該怎麼讀，究竟是個什麼意思。

老年大學許多班是要多少收些費的，這個識字班卻完全免費。俗語說「免費無好貨」，但上得第一堂課，他就覺得實在是快樂無涯。千金難買一刻樂啊！

那老師比他大不了幾歲，胖墩墩的。見面就在黑板上寫出自己的姓氏：元。問學員們：「怎麼稱呼我呀？」一位老大姐就樂呵呵地高聲喚出：「卞老師！」他帶頭大笑，糾正說：「要叫齊老師！」他大學同學裡恰有姓這個的，他知道「元」要讀成「齊」。元老師就說：「中國人姓名裡怪字最多。比如去杭州，在岳廟，跟秦檜夫婦一塊兒跪在那裡接受千古唾罵的，有叫這個——」在黑板上寫出三個字是「万俟卨」，問大家：「叫著這位好臣名字萬俟，怎麼出聲？」包括他在內的學員全傻眼了，元老師就教給大家，「万俟」是複性，發音是「莫其卸」。

元老師說，這個識字班主旨還是解決大家平日在讀書看報、聽廣播看電視裡遇到的那些疑難詞語。於是他明白「定讞」不能讀成「定獻」要讀成「定驗」是定準罪名的意思。又明白「差強人意」不是「讓人覺得差勁」的貶義而是「大體上還讓人滿意」的褒義。

元老師從第二堂課起，就讓學員自帶疑難問題來，由他解答。雖然每次上課都帶着一摞字典，卻很少翻查，差不多總能脫口而出地教大家發準音理解對詞語含義。元老師失去了一隻手掌，往黑板上寫字的那隻手揮灑出的筆劃具有獨特風格。幾堂課過去，大家熟了，課前課後也就有先來後走聊上一陣的，於是知道元老師是從外地一所大學中文系語言專業畢業的，1962 年分配到北京一所中學擔任語文教師，退休後一直在撰寫一部內容冷僻的語言學著作，尚未完稿。

但是元老師這個識字班的學員越來越少，離約定的三個月結業考試還差一個來月的時候，能堅持來上課的就只剩五個人了，他是其中風雨無阻堅持得最好的。在家裡，跟老伴，他時常炫耀從元老師那裡學來的。譬如電視裡播《紅樓夢》的節目，元老伴：「賈璉，字典裡『璉』只有一個讀音『臉』啊，怎麼電視裡總『賈連賈連』的啊？」他就得意地解釋：「元老師說了，國家文字改革委員會有一個關於讀音的規範，當一個詞語是兩個第三聲相連時，允許第二個第三聲的字輕讀，所以，賈璉可以讀成『賈連』的！」元老伴笑：「你學來這麼些細膩的學問，究竟有多大用處啊？」他就答：「起碼我不會得老年癡呆，勞累你伺候啊！」老伴拍槓：「那我要腦萎縮呢？」他笑：「你搞的那十字繡，越繡越細膩，除了咱們家兒女家擺滿了，親友家幾乎送遍，你更不會腦萎縮！」

雖是免費課程，跟小孩子過家家的，結業考試那天，五個學員自帶紙筆陸續到達，元老師在黑板上鄭重寫出試題，第一題就問「三審定讞」怎麼讀怎麼講。他是第二個進入考場的，一進去，只聽見一位學老大姐正在跟元老師熱情地表達關於安裝假肢的建議，直到學員們到齊，元老師宣布考試開始，那位大姐才終止她的熱情表達。

考完後元老師當場閱卷，他得了滿分。別人都散去了，只剩他和元老師兩個人時，元老師忽然跟他說：「我要特別感謝你……」他吃了一驚。只聽元老師幽幽地說：「你是來上課的人裡，唯一的一個，始終沒有問我，為什麼失去了一隻手掌的……在我一生裡，到目前為止，能跟我在相處裡刻意不問這個的，很稀少，你是第三位。」說著主動用那獨一的手掌，把他的兩隻手掌攏到一起，緊緊地握住。

回到家，他對老伴講完這件事，低下頭，慚愧地說：「其實，跟他告別前，我那問他究竟怎麼失去一隻手的話語，都湧到喉嚨口了啊！」